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Red seal impression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

吳郡



仁民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也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



而天下歸心焉。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  
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  
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  
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  
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  
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  
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



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



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仲請下室  
嫁之令

論君人者以  
百姓爲天

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  
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養之吾使  
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人見  
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  
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  
筦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桓  
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  
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仁  
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



則危背之則凶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凶者未之有也

晏子請養嬰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請養老弱室  
鰥寡

公遊於壽宮視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



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貧  
寡有室。

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  
而見殮。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  
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  
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  
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  
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  
族，何為其無惠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



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殫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布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凶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殫何足惜哉。

桓文公以利  
臣為吉

桓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



王使恤  
琴在孤獨

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故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廚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亾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



漁者知之其以此論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  
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之  
漢高祖十二年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  
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禽  
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  
死乃下相國廷尉拘繫之數日王衛尉前問  
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  
相秦皇帝有善歸土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  
豎金而爲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之王



蕭何

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  
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  
數歲陳豨黥布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  
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  
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  
過亾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  
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且使使請赦出相

國

魏明帝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



高柔請除殺  
之禁

奏請

卷一百五

六

告者厚加賞賜。廷尉高柔上疏曰。聖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積。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小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加項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



語早取鹿

後  
火將無以待之。惟陛下  
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  
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柔又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以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



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鷓鴣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吳大帝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行騎都尉駱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

駱統請育殘  
餘之民。阜人  
財之用。



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典。  
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  
惠俟民。以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  
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  
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  
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  
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向來積紕。加  
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疇蕪曠。聽聞屬  
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可心。



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  
 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  
 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  
 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  
 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逆入險阻  
 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  
 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  
 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  
 自供坐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



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所以懼于逆和氣感動陰  
陽。且惟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隣大  
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朞月之戍。而兵民  
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  
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  
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  
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  
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  
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



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晉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可朽矣。帝感統言。深加意焉。

嘉禾六年。謝淵謝宏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

陸遜請宣濟  
百姓



不密言社稷  
之憂

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爲難也是以詩嘆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而恩寧濟百姓數年  
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東晉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上疏曰臣聞道  
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  
姓然後可以經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  
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  
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  
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以



要復除。生兒不復舉養。寡不敢妻娶。豈不怨  
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  
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  
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所啓事。付外詳擇。  
安帝時。劉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  
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  
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  
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流。所統江州。



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騷擾  
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去就不避幽  
深自非一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於理有  
所釐改則靡遺之嘆奄然必及夫設官分職軍  
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畧以濟事爲先兼  
而領之益出於權事因籍旣久遂似常體江州  
在腹心之內憑接楊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  
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  
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



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耻。况乃地在  
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  
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  
落。加郵亭險閼。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  
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  
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此及  
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  
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  
丈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且綱維不



郡縣請哀矜  
郡西之民

革自非綱目所理。華陽接蠻。宜示有過防。可解  
州府千兵。以助郡戍。

後魏太武帝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饑。尚書令鉅  
鹿公劉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  
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  
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  
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  
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資聖明。所在克殄。  
方難既平。皆蒙酌錫。勲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



寵賜優崇有過大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  
 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  
 自山以東遍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它所臣聞  
 率土之濱莫非王以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  
 摧疆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  
 民共享其福則惠宣和氣蒼生悅樂矣世祖從  
 之於是復天下一地租賦

奏請給  
 水田減北

更佐

宣武帝時侍中源為表奏曰景現以來北蕃連  
 年災旱高原陸野而經營殖惟有水田少可

狀亦主將參錄專擅職美矣廢土荒曠以給百姓



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  
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  
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  
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  
祿一周共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  
別汲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  
曰煩猥邊隅事尠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  
減二詔從之

隋太子勇諫  
徙民邊塞

隋高祖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



北實邊塞。皇太子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亾。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



唐太宗論人  
言簡靜助民  
不失時

唐太宗即位初，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請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無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貞觀中，上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惟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



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亾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爲，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已自勵耳。帝又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

補理國不在  
盈其倉庫



論安養百姓

張文瓘諫養廐馬

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亾滅。煬帝失國。蓋亦由其父。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後嗣若賢。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亾之本也。

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徵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高宗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府寢虛。知左史張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怒。以叛。隋監未遠。



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

張廷珪諫市牛羊奴婢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監察御史張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奸豪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



李嶠諫造大像

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亾。民亾則何恃爲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成均祭酒平章事李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

奏議

卷一百五

十六



李又論拯物  
不若憂人

饑寒之苦。德無窮矣。

中宗景龍二年。中書舍人李又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二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代宗大曆元年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



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  
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德宗貞元十二年京兆尹李實言於上曰今歲

京兆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

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譖

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

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

來年遂坐貶陽山令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

得愈請免京  
畿百姓今年  
稅物



裴度請釋裴

三

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邦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  
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  
婉辭諍帝怒去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志  
曰寰誠無罪付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  
若此固宜第宥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  
霽乃釋寰

裴洎李絳等  
請以李錡財  
物賜本道代  
浙西百姓今  
三租

時浙西擒李錡伏法准舊例籍其家財產業送  
上都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克獲  
叛戾僭侈誅求剗剗六州之人積成不道之告



陛下哀憫無告爲之弔伐變愁怨之氣爲發生  
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德其李錡家所積錢息  
皆歛於人或有酷發冤濫之徒敝歿其身取其  
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  
狀布聞遠邇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  
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以戒遏亂畧惠綏困  
窮也伏望天慈下痛哀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  
人財物並以賜下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  
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上覽狀嘉嘆久而從之



李渤請禁攤  
逆之賦

時擢李渤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  
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弔郝士美喪。在道上言。渭  
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闔鄉戶三千。而今  
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逆人之賦。  
假令十室之逆。則均責未逆者。若抵石於井。非  
極泉不止。誠由聚歛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  
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  
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芘不治。驛馬多歎。  
憲宗得奏咨駭。卽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

李渤請禁



書有各行  
之八句當養

病坊

馮道誦聶夷

中田家詩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

後唐明宗嘗問中書侍郎馮道曰天下雖豐

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

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

詩常以自誦

溫仲舒請推  
恩宥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溫仲舒拜工部郎中樞

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

以為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戍守年深殺

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



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一壯備徭老弱供賦遺  
廬壞堵不亾卽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  
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惟恩宥以緩民  
庶太宗嘉納之

太宗嘗燈夕設宴宰相呂蒙正侍上語之曰五  
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  
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  
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  
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



家正請  
近及遠

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泥  
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  
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  
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

真宗時知處州楊億上奏

楊億請免龍  
泉縣松瞿小  
梅松源三處  
酒坊額錢

蘇舜欽請置  
悲田養病坊

仁宗景祐四年蘇舜欽上疏畧曰臣聞矜孤養  
老邦家之大政恤貧寬疾冊書之格言前代皆  
置悲田養病坊唐至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  
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



奏議

卷一百五

二十一

元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  
僧尼李德裕以悲田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修  
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寔繁京城之內丐乞者多  
乞依有唐故事創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  
官領之。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

慶曆二年右正言歐陽修論乞止絕河北伐民

桑柘劄子

范仲淹請以  
內帑物帛委  
邊臣收贖陷  
蕃漢戶人口  
還家  
歐陽修言澶  
州無木植盡  
伐桑柘劄官  
乞賜禁絕

皇祐二年知諫  
臣已極上奏畧曰真宗咸平年



已拯請對篇  
面釋諸色通  
欠

請明堂赦書  
理合蠲免者  
疾速除放  
請薄賦稅寬  
力役救荒饑

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違欠凡四千  
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蓋先帝以恩詔每省  
逋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係追逮益為煩擾  
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先帝憂民軫物  
之心惟恐不及望陛下特降旨揮委三司將處  
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類聚申奏並令引見  
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弊絕於下矣

拯又上奏

拯又論歷代并本朝戶口疏畧曰竊以三代

奏義

卷一百五

三十一



以全戶口之  
盛

盛其戶口記籍莫得其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  
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  
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  
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  
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  
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纔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  
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  
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  
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



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爲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蹂，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



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劔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

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降降皆



讀絕無名之  
率

梅論論正稅  
養民篇

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必薄賦歛。寬力役。救荒饑。三者不失。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拯權三司使。又請罷天下科率疏。

仁宗御邇英閣。讀正稅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知審官院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籍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

奏議

卷一百五

二二三



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閣部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

吳郡

刪正

仁民

傅堯俞論恩

冀等處修河

夫役于寒食

後點集非便

呂公著請施

為務在仁厚

蘇轍乞降旨

直下監司州

縣除放民間

官本債負出

限役錢及酒

坊元額罰錢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論河北差夫狀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

右司諫蘇轍再乞放積欠狀曰朝廷將施舍已

責救民於溝壑之中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

少緩前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

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



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救  
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莽  
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  
答天意但使惠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  
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  
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  
下諸路監司與州縣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費  
小民早被聖恩不致失所別致生事

彭汝礪上奏

彭汝礪論不  
愛民則不仁  
不意判則非



義  
韓維乞罷保  
業之令寬訓  
練之程

韓維乞罷保馬保甲劄子畧曰農民以稼穡爲  
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素昧  
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音時一馬直三二十  
千者今至百千矣保甲築垣爲力爲團教一  
丁在官訓習又須一丁送食家農耕作身受勞  
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持兵器習  
爲擊刺之事豈不可慮近又聞京西保馬頗爲  
羣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廐河北保甲漸亦  
作過侵暴良民州縣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



請上以利民  
為本憂民為

則更易措置誠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  
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不可教。但  
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

維出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  
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  
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當  
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  
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  
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



石介論有民  
則有天下國  
家

德不待教而成矣。

石介上言畧曰。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自古四夷不能亾國。大臣不能亾國。惟民能亾國。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亾也。莽等不能亾漢。武氏祿山。諸侯不能亾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以亾國。湯以七十里。亾夏。文王



以百里亾商陳勝以匹夫亾秦是也民雖匹夫  
也有奸雄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  
也黃巢奸雄也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  
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  
不可以匹天待民也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君  
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漙恩信安  
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纔半歲復  
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卽位監察御史



岩叟請復  
河朔鹽法如  
故

岩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  
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爲息聞貧  
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神宗推此  
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爲利而以益民爲利復  
鹽法如故以爲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  
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  
鏐商度岩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  
於官乞罷權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要  
倍得稅緡以爲利不知商賈將爲民間復增賣



價以為害也

乞安集保甲  
破產人戶

張方平請罷  
河北榷鹽

岩叟任右司諫又乞安集保甲破產人戶狀一

哲宗元祐初知戶部三司使張方平見上問曰

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榷方平

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

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

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

丹盜販不已若榷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為

我歛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



兵○其○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  
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  
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  
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  
迎○於○瀘○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刺○詔○北○  
京○

時司馬光乞罷散青苗錢白劄子

三年二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論差役不便劄子畧曰差役之法天下以爲

司馬光請除  
放青苗欠息  
更不支俵  
蘇軾論差役  
不便



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不敢發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

上奏四事一

勿分別折紉

勿劾二勿勘

五年二月軾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曾鹽戶貧乏  
三除放酒欠

人戶四矜寬  
退賣物帛

請除放積欠

### 上奏四事

七年二月，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狀奏畧曰：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奸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謂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



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  
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  
六七。皆聖恩所貸。而官吏刺薄。與聖意異。舞文  
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  
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  
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  
且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臣頃知杭州。又  
知穎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  
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歎以過半。而欠籍



出用請行敬  
勸之術

留之亦道中使趨純仁歸府又遣來使趨純  
仁入見純仁既入見上此奏先是八防欲用  
寺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各奏  
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領別  
不可除因不敢與聞遂故爭避位大防不寤  
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畏尋上疏乞講求禪  
宗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  
自是悉召用熙豐舊人實畏發之焉

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畧曰警勸之術祖宗  
深可憲也。疑龍士元之奸而終辨其罪則天下  
之冤獄孰取不察乎。劾登州吏不以饑饉聞而  
命發粟以貸則凶歲之餓夫孰敢不恤乎。臣故  
曰時察其端而加之懲責則警矣。淳化之詔民



田旱甚者蠲稅不俟報則除賦之令孰敢不舉乎咸平之政閱逋籍脫繫囚而以內帑金錢償其家則釋負之赦孰敢不行乎臣故曰利得以專而事爲之倡則勸矣

諸申必行之  
法任必擇之

陶又奏畧曰今天下生民之困唯農爲甚講者深探本原而力欲救之其說有二焉或曰莫若限吏民名田或曰莫若以耕桑爲守宰勸課之法二者皆利於農而施設之先後則必始於限名田而終於責守宰何者農人之貧者無田以



耕與有田而少者皆不足以自養而仰給於人。是以富强獨專其利而已受其病。雖得賢守宰以臨郡縣。又安能使利不專於富强而不足者無患貧哉。故臣謂必先限田而後責守宰也。然立法以救弊。法之不行。則如不立。任官以撫民。官之不擇。則如不任。此朝廷宜深究也。夫所謂吏民占田者。乾興中嘗採議臣之言而限之。今復舉而載於法令。示天下不可輒犯也。然以四海之廣。而未聞過制被坐者。豈人皆畏法而不







有五。物產之品有六。以四總二十八品之別。擬四海之地宜。詔邦國之求索。則一土之毛。未有不督其租也。一物之生。未有不輸其利也。而況舍其所有。取其所無。變而倍之。以就贏餘。按籍命數。輕賤其估。實乃橫歛。而名曰市之。不可以稽負也。奈何。斯民不困乎。臣又聞同者嘉祐之末。癸酉赦令。旣出。郡縣無以賞共。首貸錢於民。至威之以刀劍。區之以笞箠。爲國結怨。而僅存得者。陝洛之郊。皆狼顧而不寧。旣而賜與之厚。



或及千萬議者有云罷賜一大臣可以不貸於數郡則用之之易可不思其取之之難乎

請先革公帑  
計會之弊以  
寬民力

陶又奏畧曰役之能困民者其具有三。一曰饋輓之勞。二曰公帑之盛。三曰計會之煩。是三者為弊雖一而有公私緩急之異。安可不察其原而議所以救歟。所以饋輓之勞者。蓋有無相通。經費不可闕。傳置所不給。羨卒所不勝。以義言之。則不為私。以用推之。則不為緩。雖欲愛重民力。復可得哉。至於公帑之盛。計會之煩。則舉非



公家之所宜急而亦不重民力以耗於此尚何  
憚而不革哉。舉天下之郡國官多而兵衆者嘗  
已厚賜緡錢以備燕犒而又享貿易之息可取  
濟矣。然妄人倣之則不知紀極舉回圖之事付  
諸鄉吏而責其豐贍以媚悅權貴以要掠浮譽。  
以過自奉養。是安知力役之重困乎。臣願申飭  
法禁以杜絕不仁。則其弊之革益三四矣。舉天  
下之課入經用盈縮耗登重輕衆寡大有及於  
萬億。小不滿於釐杪貯積益藏最爲謹密。自縣



而至鄉。自郡而至漕計而至三司。上下相繩。綱目相貫。決不可少欺矣。然而旬月歲時。必上其籍而較於有司。役焉而已者。至於子孫而較之未已。使疲民以不賞之費。而供猾吏無厭之求。亦何益於事哉。臣願簡其條目。而罷去數上之籍。凡金穀貨幣之局。苟不至於趨走役任者。可如近歲亭驛之職。止以武吏司其出納。以代上農之勞。使猾吏無所覬望。則其弊之革。又四五矣。夫二弊既革。而重困之具。止於一端。亦庶幾



去疾之漸以歟。

陶又奏畧曰周制分設六卿各率屬以舉天下之治。又有醫師之官掌醫之政令。疾醫之職掌萬民之病。分而治之。書其所以。而至其祿食。豈非慮深恤至。欲躋之壽域。無使一夫不獲哉。洪範九疇言天人相與之際。爲人君治世之大法。而以五福六極列於終者。蓋明政教得失之驗。生民幸不幸之實也。五福之條。有壽考康寧。而六極之別。有疾病短折者。言格王之治。可納民



於福而不可歸之於極也。然則生民不幸而疾  
病短折。豈非皇極之累哉。是以古稱堯舜至治  
者。蓋無喪子哭弟之民也。嗟夫。天下之民不幸  
而不得其死者。非一也。質之洪範之五福。則未  
能敷錫。驗之堯舜之至治。則猶有少媿。安得不  
講脩闕政而為驅躋之具哉。蓋民之不幸而歿  
者。有四。寇盜竊發。凶於干戈。深文抵罪。凶於刑  
戮。水旱汪萊。凶於饑饉。三者國家常察知其端  
而逆為之備。若夫協氣未效。雨暘不時。而有凶



於疾癘者則未嘗有以爲備。豈不惜哉。今千里  
之郡。萬室之邑。而醫無良焉。愚夫道聽塗說而  
爲民之司命。以執其存亡之權。民之被病者。或  
拱手而俟歿。誤治而亡之者。比比也。祖宗時嘗  
詔天下置博士。頒方書。今乃備而不以爲急。竊  
爲朝廷惜之。如臣之策。宜博選良醫。以教天下  
之專其術者。詔民有能醫之。則課試藝學。寬其  
賦役。使其鄰里鄉閭之人。可以治病。而有前古  
相扶持之俗。則生民陰受朝廷之賜。而免不幸。



慕容彦逢請

詔州縣居者

所隔截異室

分處男女

之效非王道之一端而太和之本歟

慕容彦逢奏

尚書右丞相梁燾上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

吳郡

刪正

仁民

任伯雨請賜  
秦陵工役藥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

陳瓘請專遣  
兩使平恤諸  
路併講究邊

陳瓘乞遣使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奉行優恤德

防熟圖利害

昔奏狀

張九幹請去  
積欠推割支

欽宗靖康元年宣教郎臣張九幹上書

移折交等弊

許翰乞加恩歿事者疏

許翰請掩骼  
埋齒加恩死

事者

左司諫陳公輔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

陳公輔論得



民心莫先乎

有德

李光請抑煩

苛之吏

李綱請寬民

奏請

李光論百姓失業劄子

高宗時尚書右僕射李綱寬民力劄子畧曰祖

宗取民有常制供國有常數崇寧大觀以來興

造既多用度浸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

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敷至於宣和之間

有應奉須索之煩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

心驚疑靖康之初降詔休息而調發方興州縣

官吏不克奉行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又不

相伴自非無名之斂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



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爲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與。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宜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爲政。

胡銓請禁止  
屯兵殺人  
樞密院編修胡銓上奏畧曰。竊聞向者軍兵有於路中掠人探取其心以祭鬼者。太平州失火



請詔諸將養

餼持勝少息

民力

請責郡守修

城毋大興民

役

汪應辰請厚

撫來歸之民

張浚請至誠

居民登城以避軍兵。猝而殺之。路火死者三千。

餘人。昔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春秋悼之。

以為襄公之不霸。在此一舉。况今軍兵殺人。其

害不止於鄆子乎。望推明孟軻之說。申戒諸軍。

嚴行禁止。以廣陛下不嗜殺之心。

銓又上奏

銓又上奏

權吏。侍郎汪應辰轉對疏

張浚議姑息狀



有以利天

李光乞遣臺

諫按察民病

以應天災

論少寬浙部

渡民之法

請蠲放臨安

九邑折變小

發及糜費錢

直龍圖閣李光乞遣臺諫按察民病以應天災

劄子

光又乞按察諸路財賦劄子畧曰今行在衛兵無慮數萬而邵清崔增李捧輩皆蜂屯蟻聚仰給於縣官所謂六路發運使者其拋科糴買不過二浙十五六州軍民間積藏搜剔殆盡江南上供物斛委為盜資貪吏乘時搔擾恣為不法臣速詔大臣選人按行諸路檢會綱運舊法

光又乞蠲二浙積欠劄子



千照錢

鄧肅請責官

更價應天府

諸邑供奉物

直

奏請

左正言鄧肅上奏畧曰崔驛南巡頌嘗云班雲

行之博惠散雨施於庶黎陛下即位之初首巡

睢陽雲行雨施之博當自此邦始切聞夏四月

陛下臨幸之初應天府下諸邑索供奉物至今

有不還其直者乞峻責當時供奉官吏償之犬

榜諸邑俾仰體聖意

肅又上奏

章誼乞寬假力田之家禁止州縣邀索疏

趙元鎮上奏

請論漕司無

促京畿近地

只租

章誼請禁郡

縣邀索復業

之民

趙元鎮請



李石上奏

年賦後差學

及竹木磚瓦

米麩等稅

李石請擇盛

司守令

論管田者裕

民之一術

葉夢得請除

獻納借貸二

令

奏遂安縣賊

倪從慶已降

乞從詹大和

議免本州淳

安壽昌及衢

州常山等縣

夏秋二稅及

李石上奏

石又上奏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奏

禁罷獻納借貸

指揮狀

夢得又奏乞放免嚴衢州諸縣夏稅等狀

武義大夫曹勛上保民書

王元渤論保民疏畧曰方今害民之大者有二

一曰橫賦二曰力役三曰貪吏朝廷固已戒橫

賦矣然而起橫賦之端者莫急於軍無定所固

奏議

卷一百七

四



和買分數

實助論保民

王元渤論橫

賦未去力役

未節好惡未

明則民不可

保

王十朋論監

司守令害民

三專曰不宜

詔係不恤刑

獄不先撫字

許景衡請加

惠東南

張守請詔令

歲浙西糴買

之外不得更

有科敷

嘗省力役矣然而重力役之弊者莫大於興作

不時固已懲貪吏矣然而長貪吏之原莫甚於

好惡不明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疏

時御史中丞許景衡奏乞寬卹東南疏

知平江府張守上奏

守知紹興府上奏畧曰害之大者惟和買一事

亦嘗兩次裁減矣諸路之所同也至於本錢稽

違而支散不足綱直翔貴而輪納亦艱亦諸路



和買

之所同也。惟會稽民貧。一歲和買十七萬餘匹。得數太多。至今苦之。以家業錢計之。鄉村人戶率二十千當輸一匹。詢之它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業。纔二十千。一絹之直。當四之一。輸納費用。又復一兩千。殆及三分家業之一矣。蓋二十千之室。必庸販以自資。然後能餬口。而縣官於賦稅之外。歲取其三之一。恐非仁聖之朝所宜有也。欲望睿斷。將紹興府和買量賜蠲減。設或不足於用。則臣僚衣賜量行裁損。亦



未為害

是亦以... 限... 文... 世... 行...

... 空... 餘...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亦... 亦...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七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

吳郡

刪正

仁民

施師請免進  
頁

宋孝宗乾道元年施師為臨安府教授，用陳康

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細

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今明堂肆赦，戶自

四等以下，遵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

不聞此言，詔從之。

六年汪應辰論愛民六事劄子

王應辰論愛  
民六事一擇  
監司郡守二  
戒紛更三止  
科歛四禁進  
獻五給費用  
本錢六免民  
兵教闕



應辰知平江府辭朝 論養民疏

論事不輕發  
別民不重困

局必大請借  
近旬民力

八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上奏略曰中興以來

駐蹕二浙踰四十年。益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

當愛養其力。緩急乃一。保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

重於它路。蓋四方州。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

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莫敢輕發。惟近旬

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

蔽其實。凡有進獻。明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

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婺諸郡。以隱漏爲



宋嘉靖罷比

取經總制錢

范成大請詔

運司做蘇軾

之法儲寬剩

以養棄兒

亦躬行之效

名增無實之稅是也。願深詔執事愛惜民力。謹

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

孝宗時朱熹上奏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

成大為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又上奏略曰。

迺者四蜀酒估之患。人不聊生。陛下歲捐錢五

十萬以代之償。五十餘郡。驩呼沸天。關外和羅

之困。陛下先免階成。和鳳一年。淳熙三年。免羅

令下。秋旱薄收。而四州粒米狼戾。較之穰歲。物



價反平。漕臣行部過之，邊氓遮道誦說，東向感

恩涕下。臣於是知民之易惠，有如此者，更願益

加聖心，推恩四海。

李椿通判廉州，未赴，召上奏

王質上奏略曰：臣嘗論之，古之為吏者，無所忌

於民，而為民者，無所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

情通而氣協。雖甚然，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

又為補葺宮室，以庶幾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

蓋嘗讀詩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

李椿請議諸

軍揀汰人所

以存卹久遠

可行之理

王質言吏民

不可使相忌

故曰三之日于田... 之目舉... 同我婦子... 饁彼



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  
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爲未也。七月鳴鵙。八月  
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萼。  
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殞穉。一之日于貉。取  
彼狐狸。爲公子裘。績以爲已裳。而公子則以玄  
黃貉以爲已裘。而公子則當以狐狸蓋其不敢  
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  
游泮渙。得以盡其志。爲民者謹朴勤厚。得以安



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不肯疾視其上。自秦商君設法以鬪吏民，而其情遂散而不可復合。至於秦皇二世之際，及劉項勝廣之變，紛然剗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相激，不得不然。故臣以爲吏民不可使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讐而不可止。且今之爲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須，權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臣以謂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奸。



崔敦詩論培

克三事一籍

及一科罰三

受納

請蠲丁錢米

及月椿

能吏不至於沮其志。如是則吏民之爭庶乎可息也。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州郡培克三事

敦詩又論蠲放丁錢米夏稅疏略曰臣嘗謂土

地不同議論隨異昔熙豐間議役法者不一大

率吳蜀之民以僱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

宜。是時諸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各執所見迭

為勝負。今議月椿折鼎其意亦然。惟江西者親

見月椿之害民故以月椿為可蠲。仕江東兩浙



者親見折帛之害民。故以折帛為可予。然終非  
 齊一之論也。臣竊謂陛下愛養基本。此心之發  
 止欲寬民爾。然寬民之道。寬小民為上。寬小民  
 則所捐者少。所利者眾。臣竊見諸路身丁錢米  
 及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皆取之小民者也。酌  
 量蠲放。豈不愈於蠲月椿則利專於公家。蠲折  
 帛則幸止於上中戶乎。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隱戶田賦

洪遵乞放免  
崑山縣田米

六千五百石

石時

劄子



楊萬里言有  
月不平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  
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有  
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  
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  
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啗之於前。雖欲不  
與民爲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  
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  
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  
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爲不贊其便民而贊其



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士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



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爾。  
古之人君。所以漸致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  
吏誤之。蓋天賦重而民怨。此奸雄敵國之資也。  
可不懼哉。唐趙贇爲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  
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  
恐。不奪汝商貨。餽實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  
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  
贇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贇。而不愛社稷之重。忍  
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聚斂之臣。其入人之



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  
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  
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  
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  
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  
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  
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  
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黃  
帝五十救之。瑟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往歲裕



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嘗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爲市也始乎爲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曰治之名爲督責於正租實爲鄰郡之橫歛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爲正租矣又有所



謂淮衣者。亦例爲正租矣。今又求鄰郡之絹。是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爲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爲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奸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



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咎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萬里又上疏略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

奏議  
奏議  
奏議



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  
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皆愛吾赤子而吾民皆  
無疾苦愁嗟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  
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  
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  
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  
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  
於四海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  
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



蔡戡請諭州

縣恤貧安富

請去擾民四

事

趙汝愚請開

通西南二湖

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

司。蓋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

諫以督察之。歲取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

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諫急則監

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

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蔡戡乞戒諭守令恤民疏

戡又論擾民四事。疏略曰。造甲未辦者。少寬其

期。和糴未足者。多與之直。沙田則漸行起租。鄉

奏議

卷一百八



以利民田定

海口黃碯二

領稅額以免

騷擾

乞戒監司郡

守求裕民之

術

乞免除拆居

民屋宇

請措置金州

上津縣洋州

真符縣歸正

人

請蠲減江西

月椿錢物

兵則權罷教閱

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論福州便民事疏

汝愚乞告戒監司郡守求裕民之術疏

汝愚又乞免除拆居民屋宇疏

汝愚又乞置總首統轄金洋州歸正人疏

汝愚為江西轉運判官上疏略曰臣昨陛辭日

親奉處分令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兼看

民力比紹興三十二年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

勝震懼詢訪民間利害獨有諸縣措置月椿錢



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爲一方編民之害。臣  
試舉其大者。則有呂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  
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  
訟不勝。則有罰錢。旣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  
目。在處非一。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司約  
束。任能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  
於後。且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椿無科名  
循例措置爲辭。甚者奸職之吏。又並緣掎刻。以  
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爲抵譎之計。有司熟



視不可稽考其開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  
則徃徃窘於調度拘孿牽制因不得逞其豪宗  
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  
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椿太重而已  
臣因盡考諸縣月椿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  
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其始蓋緣江淮用兵供  
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之事遂令本路計月椿  
辦大軍錢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  
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



錢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  
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  
用甚至急關則朝廷以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  
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  
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  
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  
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  
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  
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

謂如諸州  
科撥二稅



與諸縣贍

用之類

而取之者歲益加多。謂如增收頭子

坊場錢

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略計

本路月椿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

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

之歛亦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宜

令有擇其間最重者稍振恤之且袁與筠接

壤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椿輕重不齊至

於五倍筠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曾不及袁之一

邑之多也故袁之額引錢歲取於民者為緡三



萬而必納旁取之數不與焉。臣伏觀陛下卽位  
之六年。減福建鹽課爲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拆  
帛之半爲緡錢二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  
重額爲緡錢四十萬。以至減饒之天申金微  
之上供絹。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顧  
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椿之故  
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望聖慈詳  
酌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橫歛者。將  
一二人重置于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



一一人重置于志以得其倫將成不致却道

酒量與磁為然必重奈官吏之吏如

重因暇地身豈到不愛刃之本意始至聖法精

山西十一得之及才商幾百萬路以尺精之

之士於歐亞洲不中亦天不味其幾千萬世

重贈為發疑四十出萬以至無捨之天甲金

清之半以發疑二百餘萬十四平城四川西

之六平城而聖體病以餘疑幾十萬十平城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

吳郡

刪正

仁民

陳傅良請法

蔡祖愛借民

力

蔡戡論州縣

科擾之弊

宋光宗時吏部員外郎陳傅良初對劄子

蔡戡論州縣科擾之弊疏略曰二稅古也今三

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

有所謂斛面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折

帛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

錢此上下之通知也於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

奏議

卷一百九



有水脚。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歛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椿。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爲保正者。科買土產。科買竹木。巡尉下鄉。則預備酒食。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限期。則有罰醋錢。以至修造公廨。巡鋪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故中人之家。



無不剔屋破產以充役爲稅長者逃絕稅則令  
代納。坤江稅則令代納。產去稅存無所從出者  
又令代納。異縣它鄉不能追逮者又令代納。已  
納在官者不可復得。見欠人戶則不爲理還。故  
單產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  
得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甚  
則州差州官。縣差縣官下鄉甚則知縣親往。吏  
卒所至需索百出。陛下裁損經總制錢而所損  
者無額耳。每歲常數則未嘗虧少。陛下蠲放身



丁錢而所放者見欠耳。先納在官者無由理折。陛下裁減和買，恩至渥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下倚閣逋負，德至普也。而豪戶恃強催索，自若此，無它守令非其人耳。

袁燮請平官  
員以恤行戶

寧宗時江西提舉袁燮上便民劄子

陳傅良請重

帥漕總領之

權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今天下亦多故矣。賢士大夫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故也。



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爲帥漕總領何也外權  
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爲  
法令之所束縛則爲浮言之所動搖不爲時政  
之所諱惡則爲官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  
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况  
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  
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  
不一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爲從  
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



者其間僥倖或得貼職。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爲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辟闕。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爲帥漕。連銜刻牘。奏辟一屬官。若淮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平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陸沉。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省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取屈。人情之不



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甲外。卽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著。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毀一舉。不然則爲謬巧。遂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吾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爲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而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爲之。至此奈何。憚



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  
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  
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  
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  
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陛下出力救  
斯民者矣

朱熹上奏

衛涇論淮民當恤疏

涇又論歉歲伏熟及舊道疏略曰日者陛下食

朱熹請以全

州所申事理

通之諸郡並

行均節

衛涇請詔兩

淮帥臣沿邊

郡守加惠民

循



請除放伏熟  
尙期累通

諫臣之請五等丁錢悉從蠲免則是朝廷於

常之賦曾不靳惜安有田疇積滯迺容州縣迫

其伏熟又嘗從臣寮之奏民間所貸糧本粟

息無過五分則是官府於借貸一事已加裁制

安有逋負年迺縱豪民併至責償乎

彭龜年乞權  
任湖北和耀

彭龜年乞  
任湖北和耀疏

袁甫言便民  
五事  
知徽州事  
袁甫奏便民五事狀

一減發  
倉米賑  
小歉之  
石梁之役

源積逋二免  
糶四刷沒官田  
充開塘之用五及

卷一百九  
五



陳求曾奏故  
齊四策

卷二十一

五

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  
奏曰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  
本太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爲病况預借乎  
預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  
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  
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  
支數年之借乎愚謂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  
宜採夏侯泰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  
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得以



洪舜俞進漢

省賦故事

牟濬請詔大

臣講裕民之

策

李鳴復請紹

興府和買絹

一半理估

究心於撫子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

權○遵○光○武○惟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

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

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洪舜俞進漢省賦故事

牟濬上奏

李鳴復上奏略曰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

等也永安陵寢可劍藏焉歲時之祭饗程度有

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一



也。南陽帝鄉。近屬居焉。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庶民不敢較。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臣自到官以來。士夫論議。民庶之陳請。皆以和買重困爲言。臣伏而思之。置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太實。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卹。以其爲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爲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輒以例言。何例之可



高斯得論厚  
民在擇史

胥吏請止典  
括餘粟

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  
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它郡援例也。鑑  
湖古未有租。今變為湖田。輸于大農者六萬。此  
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漢文帝賜  
租故事

金宣宗貞祐四年尚書左丞胥鼎上言略曰。河  
東兵革之餘。憔悴已甚。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  
謀安集。而路州帥府遣官于遼沁諸郡搜括餘



粟懸重賞誘人告計。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缺。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于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棲領諸隄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詔趨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寢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

請遣歸諸隄  
戍卒



請增置之

歲糧儲常苦不繼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管  
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  
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  
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

石林世勛請  
令軍戶分人  
歸守本業

貞祐中朝廷徙河北軍戶河南宰職議給以田  
太常丞石抹世勛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  
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  
時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戶  
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旣南



來所捐田宅。為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切  
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  
還為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  
上大悟。乃罷之。

侯摯請往撫

輯山東河北

遺民

與定二年二月。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  
侯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近朝廷遣官分  
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  
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少蘇。亦圖報之一也。宰  
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



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驗實放渡。

張德輝論典  
兵宰民

元世祖在潛邸時。召真定府經歷官張德輝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蠹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歛以



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勲舊則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天麟言民  
無告者四

世祖時，趙天麟策略曰：南風之君，彈五弦以宣阜財之意，征伐之君，封丞相以為富民之侯。



心  
得民

則體道而居常。一則知非而悔過。故得黎庶若  
趨羶之蟻。子孫如在天之龍。此蓋愛民之效也。  
夫常人之類。曲盡施仁。况窮而無告者。王制垂  
文。皆有常餼。禮也。勾踐之給食。小白之遺衣。帝  
堯之不虐。孝文之收恤。霸王之道。何莫由斯。

英宗垂治中。幸五臺。右丞相拜住奏曰。自古帝  
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  
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簿歛則民足。  
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爲重。君爲輕。



西非民將何以爲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終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